

翻译

美学

毛荣贵 \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翻 译 美 学

毛荣贵 著

上 海 交 通 大 学 出 版 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荣获上海交通大学 2004 年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全书分为主体篇、问美篇、朦胧篇、实践篇四部分,从美学的角度深入探讨翻译实践与方法,理论性强,例句丰富,有代表性,具有较强的翻译实践指导意义;对国内翻译界具有参考借鉴的学术价值。本书可用作高等院校英语专业硕士研究生选修课教材。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美学/毛荣贵著.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5
ISBN 7-313-04253-1

I. 翻… II. 毛… III. 翻译理论—美学—研究
IV. 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0746 号

翻译美学

毛荣贵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番禺路 877 号 邮政编码 200030)

电话:64071208 出版人:张天蔚

常熟市华通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960mm 1/16 印张:31 字数:570 千字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 050

ISBN 7—313—04253—1/H·829 定价: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眼下,国内译界之风景也。开启我国译界对外窗户,引入国外译论之新风清泉者有之;得洋人译论,继而生吞活剥,顶礼膜拜,数典忘祖者有之;置身泱泱翻译大国,却哀鸣中国译论爬行于西方之后者有之;远离翻译实践,高谈阔论,翻译即翻船的空头理论家有之;沉湎翻译实践,夜郎自大,鄙屑理论作用的唯实践论者有之。

放眼今日之世界,科学发展浩浩荡荡,各种学科互相渗透、融合、交叉,并着力于解决在科学发展上所面临的各种新矛盾、新问题、新现象,一系列新的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研究领域应运而生,比如环境科学、信息科学、材料科学、空间科学等等。根据可靠统计,学科分支已经从上世纪初的 600 多门,发展到现在的 6 000 多门!作为人文学科之一的翻译学也应该紧随这个大潮流。

能够与翻译研究“携手”的人文学科琳琅满目。比如美学、哲学、语言学、文艺学、心理学、社会学、逻辑学、信息论、数控论、符号学、英汉语比较研究、跨文化交际、文化对比学、机器翻译、人机对话等等。这些学科,可以和翻译研究有机结合,从而构成我国“翻译新论”的灿烂板块。

翻译理论一旦与这些相邻学科“相拥”,就能够一荣俱荣,放射出灿烂的学术光辉,具有理论所必备的科学性、系统性、逻辑性、应用性;同时,还能使译者之译技在“润物细无声”的学术氛围中获得“水涨船高”式的提升。

在众多的的人文学科中,美学与翻译的结合,乃珠联璧合;美学与翻译的结合,乃天作之合。

此非虚言!

• 该论断的理论基础

美育,又称审美教育,缺少美育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这已渐成教育界的一个共识。美育,对促进受教育者的发展,有着德育、智育和体育根本无法替代的作用。

俄国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我一千次相信:没有一条富有诗意的、感情的和审美的清泉,就不可能有学生全面的智力的发展。富有诗意的创造开始于美的幻想,美使知觉更加敏锐,唤醒创造性的思维。”

• 该论断的人性基础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语言求美,表达趋美,人类语言之共性也。比如,汉语形容女孩的脸为“鹅蛋脸”(oval face),而不说“鸭蛋脸”,为求“联想之美”也;比如,汉语曾有“学会数理化……”之说,而不说“学会化理数……”,为求“音韵之美”也;比如,英语称人行横道线为 zebra crossing(斑马线),为求“形象之美”也;比如,英语戏称从事第二职业者为 moonlight(to work at another job, often at night, in addition to one's full-time job),为求“幽默之美”也。

• 该论断的历史基础

我国的翻译事业起始于佛经翻译。早期的佛经翻译家有支谦、道安、鸠摩罗什与玄奘等。他们给古代中国带来了宗教经典的同时,也带来了佛经翻译理论。这些佛经翻译理论,多取文学视角。我国传统译论的主体,不外乎对译文的“美学”探索或评述。

美学对西方翻译理论的影响虽不及对中国译论的影响,但是,从历史上看,在现代语言学进入西方的翻译理论领域之前,西方的翻译理论也与美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 该论断的现实基础

1999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把美育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正式列入国家的教育方针。此事预示着美育是学校全面发展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实施和深化素质教育的有效途径和重要内容。

遗憾的是,长期以来,美育是学校教育中最为薄弱的环节,高等学校的美育不被人们所重视,严重影响了学生审美素质的培养与提高,翻译教学和学习也不例外。目前,学生最缺乏、同时也是最需要的创新精神,该从哪里去获得呢?

笔者认为激发学生的创新热情必须从审美教育入手。马克思说:“美感就是人在创造性劳动中感到各种本质力量发挥作用的乐趣。”

爱因斯坦认为,真与美比较,美更重要,其重要原因就在于美更富于创造性,或者说审美最富有想象性。

刘宓庆先生在《当代翻译理论》一书中认为,“现代翻译理论最突出的特点是它的开拓精神和创造性,由于获得了现代语言学、现代美学及符号学等各学科的理论活力而生机勃勃。”

四年来,笔者对“现代美学”与“翻译”的结合作了初步尝试,建立如下认识:美学,是一种治学境界,在发现美的人微观察中,我们品尝翻译学习之至乐;美学,是

一种逻辑思辨,在认识美的条分缕析中,我们提高洞悉原文的能力;美学,是一种行文谋略,在创造美的旬月踟蹰中,译者赋予译笔灵秀的文采;美学,是一种学术态度,在崇尚美的快乐追求中,译者培育求真务实的译风。

谨以下句为例:

They are aware that there is a difference between being loving and acting loving, between being stupid and acting stupid, between being knowledgeable and acting knowledgeable.

没有发现原文之美,没有品尝到翻译之乐的译文可能是:

a. 他们知道可爱和假装可爱,愚蠢和大智若愚,知识渊博和假装博学间是有区别的。

未能认识原文之美,缺乏逻辑思辨的译文可能是:

b. 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装有爱心和真心付出爱心,表现出愚蠢和真的做出傻事,以及表现出学富五车之状和真正做出有才华的事之间的区别。

缺乏创造意识,不谙行文谋略的译文可能是:

c. 他们很清楚,惹人喜爱和博得人敬爱,生而愚笨和行为鲁莽,满腹经纶和举止明智,这些都是截然不同的。

审美意识淡薄,学术态度不够严谨的译文则可能是:

d. 成功者们能意识到真诚与伪善、无知和表明愚蠢、孔子与南郭的区别。

而从审美的过程中获得真乐,并在翻译过程中译笔洒脱而又能珍惜并传递原文之美的译文可能是:

e. 他们明白爱与装爱、傻与装傻、博学和装博学之间的区别。

作为翻译与美学联姻的专著,本书并非国内的领先之作。刘宓庆先生已有宏论在前,傅仲选、奚永吉、张柏然、黄龙、姜秋霞、侯向群、张思洁、葛校琴等学者也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但是,本书意欲在理论探索方面有所突破,在例证演绎方面有所创新。因此,在四年的写作过程中,笔者写得津津有味,曲径通幽,也满怀希望,由衷地希望读者也能读得津津有味,有所启迪。

本书的编写得到了我的博士生们的倾力协助,范武邱撰写了“朦胧篇”的部分内容,潘卫民、余继英两位分别撰写了“问美篇”中的“音美”和“大词之美”两节的部分内容。此外,香港浸会大学的博士生邵璐对本专著的“主体篇”和“问美篇”作了补充和润色。

特别值得提到的是,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的韩正之总编辑对本书初稿中几处观点提出颇有学术性的质疑,本书因此而更趋完善。

为本书出版做出贡献的尚有:姚蕾珍,毛竹晨,陈衡,卢巧丹,侯艳,以及美国教

授 Bill Hofmann, 澳大利亚作家 Denise。

在此, 笔者向以上诸位一并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值此“丑媳妇”见公婆之际, 不禁忧从中来: 四年不懈努力是否修成了学术正果? 四年孜孜探索是否能让读者品咂出味道来?

笔者真诚地、热切地期待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本人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rgmao@online.sh.cn。

毛荣贵

2005 年初秋于上海交大东川花苑

目录

绪论 中国译学的美学情结	1
--------------------	---

主体篇

第一章 语感与美感	21
1 概论	21
2 美感的基本特点	25
3 美感的强弱圆缺	69
第二章 美感的生成要素	73
1 非智力因素:情商与知识	73
2 智力因素:灵感与创造性思维	83
3 审美的共鸣	94
第三章 译者的审美心理结构	98
第四章 朗读——培养翻译美感之捷径	100

问美篇

第一章 英语,你美在哪里?	111
1 音美	111
2 词美	126
3 大词(big words)	144
4 句美	156
5 意(逻辑)美	181
第二章 汉语,你美在哪里?	189
1 形美	190
2 音美	191

3 词美	199
4 句美	213
5 意(模糊)美	216

朦胧篇

第一章 模糊综述	229
-----------------------	-----

1 概述	229
2 语言模糊性的实质	230
3 模糊语言类别	233

第二章 英汉异同	248
-----------------------	-----

1 模糊,乃语言共性	248
2 英汉语模糊性的审美差异	250
3 语域应用差异	268
4 审美价值差异	271
5 小结	272

第三章 汉英翻译过程中模糊美感磨蚀的具体体现	273
-------------------------------------	-----

1 语法差异导致模糊美感磨蚀	273
2 意境导致模糊美感磨蚀	276
3 妍美导致模糊美感磨蚀	281
4 句法导致模糊美感磨蚀	283

第四章 汉英翻译过程中模糊美感磨蚀成因溯源	287
------------------------------------	-----

1 民族心理原型存在差异	287
2 民族心理原型对思维的影响	290
3 民族心理原型与审美意识	291
4 思维和审美差异对英汉语模糊性的总体影响	292
5 本质区别:以神驭形和以形摄神	298

第五章 模糊美的语际转换	303
---------------------------	-----

1 以精确译精确	303
2 以精确译模糊	307

3 以模糊译精确	310
4 以模糊译模糊	312
第六章 汉英翻译过程中模糊美感的挽留	316
1 汉英翻译过程中模糊美感偶可挽留	316
2 对中国文学作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点滴思考	321
第七章 多视角理论观照下的模糊语言	328
1 不同理论观照下的语言模糊现象	328
2 不同理论的互补性	340

实 践 篇

第一章 英汉翻译实践与评析	349
1 识汉语之美	349
2 识逻辑之美	353
3 审美意识主宰译文质量	359
4 翻译教育首先应该是美育	366
5 美学理论指导翻译实践	377
第二章 汉英翻译实践与评析	405
1 识英语之美	405
2 识英语之形合美	417
3 对美学非表像要素之思考	426
4 表层转换乃汉英翻译之敌	429
5 由简入繁则美	442
第三章 科技文章翻译实践与评析	452
1 遣词——三种美学境界	452
2 造句——三种美学境界	464
本书参考文献	473

美学(aesthetics),源远流长。

美学的诞生一般追溯到18世纪德国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和美学家鲍姆加登(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 1714~1762)。他在出版于1750年的著作《美学》中,首次明确地提出创立一门新学科“埃斯特惕卡”(Aesthetica)——这就是今天所谓的“美学”^①。在鲍姆加登那里,美学的原义就是一门研究人的感性的学科。感性,也称感觉,指人的感觉、情感、欲望、想象、幻想和直觉等活动。而审美与艺术在那时正被认为同这些感觉活动紧密相连。与那时欧洲大陆已有的研究知识的逻辑学和研究意志的伦理学不同,美学这门新学科是要专门研究人的感性,为感性确立一块独立的地盘。鲍姆加登的《美学》的出版,标志着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西方正式问世,而他本人也因此被公认为美学学科的创始人或“美学之父”。正像两位西方美学史家所评论的那样:“承认美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这是人类思想史上一个最为重要的事件。”鲍姆加登的著作“在人类思想史上的主要功绩就在于,他论证了过去认为很平常的美学应该享有崇高的地位”^②。

在鲍姆加登之前,美学在西方已有久远的发展与演变历程。这个发展与演变历程原是可以从若干不同角度去把握的。单从美学思考所依托的知识形态来看,西方美学大体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③,并且在各个阶段分别出现过占主导地位的美学形态,这就是本质论美学、神学美学、认识论美学、语言论美学和文化论美学。

中国古代文化对审美意识也有很多研究,中国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就有“美”字,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各自从自己的哲学思想出发,讨论过什么是美。只是先秦时期,各家对美的探讨,都未能让美独立。美或是依附于道德本体(“仁”、“礼”)或依附于宇宙本体(“自然”、“道”)。魏晋玄学时期,随着人的学术觉醒,审美意识也有所觉醒,特别表现在对山水的审美上。尽管对山水的审美也未能完全摆脱宇宙本体——“道”,比如宗炳讲“澄怀观道”,但实际的山水审美,则摆脱了“比德”与“观道”的约束,仅为“畅神”。《世说新语·言语》载:“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

① 鲍姆加登当时用的是拉丁文词语,其对应的德文为 Ästhetik,英文为 Aesthetics。

② 吉尔伯特·库恩:《美学史》,夏乾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上卷,第381页。

③ 王一川主编:《美学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第5~11页。

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中国古代文化对审美意识的探讨,注重本体论与心理学的结合,有自己的一套术语,除美这个概念外,还有“妙”、“神”、“逸”、“韵”等概念。美的发展表现出从感性外观到深层意蕴、从道德本体到宇宙本体发展阶梯,由美在意象发展到美在境界。中国古典美学的审美意识理论极为丰富。

中国古代文化关于艺术的研究同样十分丰富。与西方艺术相似,中国古代文化中关于艺术的研究也重视它的哲学层面,与西方艺术哲学侧重反映论不同,中国古代的艺术理论侧重体验论。中国魏晋南北朝出现了一批艺术论著,如钟嵘的《诗品》、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等,这些论著奠定了中国艺术哲学的基本品格,那就是从主客合一的角度去探讨艺术创作,将情感的激发与情感的造型放在关键地位。钟嵘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诗品》)“气动”——“物动”——“感人”——“生情”——“舞咏”成为中国艺术哲学的基本模式。中国艺术哲学的核心是意境的创作,它筑基于先秦,发端于魏晋,丰富于唐宋,完成于晚清。这个理论的支柱是情景合一,虚实相生。它将中国古代哲学的天人合一论、有无相生论在艺术上发挥到极致。

诚然,中国人早就有自己的独特审美观念和艺术史,但严格的意义上的现代美学学科确实是从西方引进的,这是出于中国文化现代性的特殊需要。所以,美学在中国诚然有悠久的历史渊源,但仍然是一门外来的而又年轻的学科。

美学在中国属于一门外来的而又年轻的学科,是指它作为现代学科,是在晚清即 20 世纪初从西方经过日本的中介而移植到中国来的。美学在 20 世纪进入中国,先后经过三条主渠道:一是日本,二是西欧,三是前苏联。日本在西方美学进入中国的过程中起到了中转站的作用。日本思想家中江兆民(1847~1901)较早选用汉语词汇“美学”去翻译法文 *esthétique*,这个汉译词语随后被引进中国,由于王国维等在 20 世纪初年的采纳和推广,得以在中国推广开来。所以,以王国维等在 20 世纪初年在汉语学界使用和推广“美学”为标志,美学学科在中国诞生。随着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的需要及其演变,美学从它的发源地西欧(英国、法国和德国)被直接移植到中国,而不再需要经过日本的中转。蔡元培、朱光潜、宗白华等就先后亲赴西欧“取经”,回国后迅速传播西欧美学思想。从 20 世纪 40 年代起,前苏联美学逐渐地在中国占据主流地位,直到 70 年代末期。从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开始,西方美学再度向中国开放,重新成为主要的外来美学影响力量。总之,无论是从日本、西方还是前苏联进入中国,美学在中国至今也不过短短百年。这同中国的数千年审美观念与艺术史年头相比,确实十分年轻。所以,美学在中国是一门外来的而又年轻的学科。

美学从一进入中国时起,就迅速在中国学界扮演了十分活跃的角色,一跃而成

为“五四”前后持续地影响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大显学。一门外来学科能够迅速地中国化、扎根中国学界,其原因应是多方面的。王一川认为原因有三^①:第一,中国文化中有着悠久的“风教”传统,这为外来美学的中国化提供了本土文化依托;第二,美学在西方现代性进程中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这足以成为落后者虚心师承的富有魅力的典范,为美学在中国现代学术机制中扮演活跃角色提供了合理性依据;第三,中国现代性进程屡陷危机的特殊情势,迫使现代知识分子把审美启蒙放到重要地位,这是美学在现代中国一度充当显学的一股强大的动因。

到了 20 世纪末,我国美学界空前活跃,各个流派积极探寻更合理的立足点,以建构新的美学体系。美学研究呈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却又“群龙无首”的大好而又有几分无奈的局面。这一时期中国的美学思潮具有强烈的唯美主义色彩,其中一些核心人物也在倡导审美教育以及美学在生活中的应用。但是这场美学运动主要是以理论化形态出现的,涵盖了更多的哲学美学问题的讨论,并伴随着西方美学的大量引进。不过,西方美学的影响在 20 世纪末的中国经历了一个盛极而衰的过程。西方美学特别是德国的古典美学曾经吸引、感召和造就了一大批人文学者。它所起到的社会解放作用是其他人文学科望尘莫及的。美学为当时人们的生存状况赋予了一种极为理想化的意义,即审美作为感性与理性的统一所昭示的生存自由。但是,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尔都塞和伊格尔顿的术语说,这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对现实生活的想像的表述。不过,由于 1990 年代以后中国急速向商品社会转化,美学的上述意识形态功能也因之逐渐丧失。不仅如此,审美本身由于资本的同化作用已经成为一种客体的、物质的、量化的存在。这是当年的唯美主义者所无法想像也难以承认的。

在如此大背景下,有人无法接受“美学”在中国“衍生泛滥”的现实,他们认为“美学”在当今中国已经陷入了“泛美主义”的泥沼。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西方的美学不是这个样子的,西方美学只限于哲学或艺术学,与“五官”的直接生理感受毫无关联。中国的美学也应该如此“拷贝”,而绝不能走样。

他们甚至埋怨前人,怎么一不小心把 aesthetics 译成了“美学”!他们认为如此之译,为日后中国人对“美学”的误解埋下了伏笔。因为,“美学”乃“美”之学,而“美”字,在汉语中又是“漂亮”、“好看”、“美味”、“舒服”等词的同义、近义词,因此,在他们看来,如果 aesthetics 翻译为“感性学”、“埃卡学”或“审美学”,那么,中国美学的命运今天便不会如此“糟糕”。

看来,“泛美主义”这个事实还是应当承认的。

“泛美主义”一泛滥,“性爱美学”面世了!

^① 王一川主编:《美学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第 12~13 页。

他们引经据典：波兰著名性学家伊莫林斯基曾经指出：“注意性生活的美学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如果忽略了此方面的价值，便会对性生活产生强烈的抑制作用，导致某些性失谐和心理失衡。”

“泛美主义”一泛滥，“距离美学”问世了！

他们同样旁征博引：瑞士人希洛在他的“距离美学”中认为：“如果以超然的态度去观赏大海汹涌的波涛，就会觉得它非常的美；但是，如果置身于现实生活波涛的威胁中，那怎样也不会感到它的美了。”更有甚者，他们把所谓“距离美学”用到了夫妻关系上。他们说：品味夫妻间的情感美，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泛美主义”一泛滥，“翻译”与“美学”联姻了！

假如把美学框定在“哲学或艺术学”的藩篱之内，这个联姻就是“非法”的。因为，翻译到底“是艺术还是科学”的争论至今尚未有，或许永远也不会有结论，翻译又岂能与“美学”联姻呢？

“泛美主义”这个事实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

毛泽东当年曾经倡导“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走出来”，而如今的美学则已经从“哲学或艺术学”的殿堂里走出来，走入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走入形形色色的学科研究。面对这个事实，我们的回答应该是，也只能是：好得很！

尽管西方的某些美学家鼓吹“美学与五官的直接生理感受毫无关联”，但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理论时，我们照样可以“不买它的账”！

美学与人的五官的直接生理感受果然毫无关联吗？答案是否定的。

谈论“美学”，就不能不谈论“美感”（aesthetic feeling）。如果“美感”本身不是一种直接的“生理感受”，至少也是一种间接的“生理感受”。阅读赐人以美感享受，细析这个享受过程，就能说明问题。

朱自清先生在《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中写道：

那时处处都是歌声和凄厉的胡琴声，圆润的喉咙，确乎是很少的。但那生涩的、尖脆的调子能使人有少年的，粗率不拘的感觉，也正可快我们的意。况且多少搁开些儿听着，因为想象与渴羡的作美，总觉得更有滋味。

这段描述性文字，表面上写在秦淮河上听胡琴的感受，在不经意间，却流露了对美学的哲学原理的探索：

况且多少搁开些儿听着，因为想象与渴羡的作美，总觉得更有滋味。

这不是分明在深入浅出地向读者演绎“距离美学”吗？

美国的一位著名女作家，40岁那年，写下了一段动情的文字：

When I was eight I always assumed I would shoot myself when I got to 40; it seemed obvious to me that nobody older than that could have

any fun at all. I am now 40 and I'd shoot all those people who keep alive the ridiculous myth that middle age is dismal time, especially for women. Though it has come as a tremendous surprise, I find that there are so many things I like about being middle aged.

这段叙述性的文字取美学视角,诠释精彩人生! there are so many things I like about being middle aged 一句在多少中年女性的心头会产生强烈的共鸣!

诵读朱自清先生的美文,咀嚼美国女作家的佳句,读者之心,不会平静。具有敏锐审美意识的审美主体绝不会无动于衷,麻木不仁!所谓“产生思想共鸣,激起心绪涟漪,引发无边联想,勾起怀旧情绪”等等,必然会令审美主体的心理发生一系列微妙变化,而这种变化的实质乃一种“生理活动”,因为它会导致人的心率、血压及呼吸等生理变化。

试问,这不是“直接的生理感受”,又是什么?

美国美学家桑塔亚就曾经指出:美,是性的轻度颤动。

当然,纯粹的生理快感并非我们所探讨的“美”,只有把“美”所诱发的生理快感提升到文化、理性以及精神的层次,使人类的生理体验带有文化及精神内涵的“美感”,人类社会才能因对美的追求而走向和谐美好境界。

季羡林教授曾经说过:“在中国当代的汉语中,‘美’字的涵盖面非常广阔。眼、耳、鼻、舌、身五官,几乎都可以使用‘美’字……”,因此,都可以与“美学”发生关联。西方则不同,眼之“美”词 (beautiful, pretty, handsome) 与耳、鼻之“美”词 (sweet), 与舌、与身之“美”词 (delicious, comfortable), 皆不相同,而且,与“美学”无任何直接关联。季先生对“美”字的语源学和语义学梳理,简洁说明“泛美主义”在中国存在的某种合理性。它既体现了美学研究的中国特色,又负载着中国文化精神,折射了中西文化的差异。

何谓“美学”?

历来定义繁多,纷争不断。

《辞海》(1999 年版)对“美学”下了一个明晰的定义:研究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和审美意识,美的创造、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

一般说来,美学在今天往往具有两种歧义或两种不同用法:一是美论美学,主张美学是关于美的学问;二是感觉论美学,认为美学是关于感觉的学问。

所谓美论美学,是说美学把美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美学的研究对象是美。当初日本学者中江兆民挑选汉字“美学”去翻译西文 aesthetics,想必正是特别偏爱这个西方术语内部包含的“美”义。这其实反映了德国美学家、批评家莱辛 (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1729~1781) 以来西方现代美学主流的一个基本取向:美学以美为主要研究对象,美学就是研究美的学问。只要人们提及美学 (aesthetics) 一词,

就往往首先想到黑格尔等美学家阐释和标举的“美”(beauty, beautiful)。正是由于“美”与“美学”之间的这种亲密关联,提醒人们(包括东方人)从“美”的角度去理解美学。这样,中江兆民和王国维等东方人用汉语词汇“美学”去理解和翻译来自西方的 aesthetics,就具有了一种必然性。王国维以来的中国人讲到“美学”时,必然会更多地从美的角度去理解。这种以美为中心的美论美学传统,在中国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90 年代。相应地,中国美学多年来以美的本质和艺术为中心问题,也就具有了合理性。

与美论美学单单锁定美与艺术不同,感觉论美学则突出感觉在美学中的地位。感觉论美学,又称感性论美学,主张美学是关于感觉或感性的学问,把人的感觉或感性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这一点其实不是新东西,而在某种意义上不过是返回西方美学创始人鲍姆加登当年的初衷:美学是关于人的感觉的学问,它要研究人的感性、感觉、情感如何在现代人性结构中具有一种合理性。在这个意义上,美学就是感觉学或感性学。与美论美学相比较,这种感觉论美学具有一种远为宽阔的学科视野:凡是与人的感觉、感性或情感有关的,不论其是否美,都可以进入美学,成为美学的研究对象。如此一来,不仅狭义的美、崇高、悲剧、喜剧等传统美学范畴,甚至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方兴未艾的生活美化、美容、美食、口腔美学、影视文化、视觉文化、听觉文化、图像文化、媒介文化等涉及感觉的宽泛对象,无一不可以被纳入美学范畴。这样,在感觉论美学中,美学的研究对象就扩张得越来越广阔了,它不仅涉及美、审美与艺术,而且更涉及普通的日常生活本身、日常生活中的文化等。由于如此,当代德国美学家韦尔施(Wolfgang Iser)就强烈地主张:“美学必须超越艺术问题,涵盖日常生活、感知态度、传媒文化以及审美和反审美体验的矛盾^①”。

应当看到,这两种彼此不同的美学取向各有其合理性、历史性和适用范围,不能简单地断定其优劣短长。只是比较而言,美论美学由于特别标举美与艺术,更多地属于传统美学,尤其契合于以精英旨趣为宗旨的高雅文化的价值追求;而感觉论美学突出普遍性感觉与日常生活,则既出于鲍姆加登时代的美学旨趣,更适应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以大众文化为主流的当代审美文化状况。

面对美学的这种歧义状况,我们今天该怎样理解和使用它呢?必须指出,美论美学关于美的中心地位的论述诚然更多地来自并契合于传统美学的高雅文化追求,但在感觉论美学大行其道的今天,这种对美的关注传统本身却不能简单地被指责为“过时”。因为,事实上,当代审美文化在审美感觉扩张中仍然显示了对美的崇尚倾向,只不过这种美的呈现方式及对它的崇尚方式已经变得更为多样而复杂罢了。

① 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第 2 页。

出于立足当代审美文化状况并尽可能把握多种审美现象的考虑,我们的方法是:以感觉论美学为基础,适当吸收美论美学的某些传统,形成对于审美现象的新的阐释框架。

在方梦之主编的《译学辞典》中,翻译美学被界定为:揭示译学的美学渊源,探讨美学对译学的特殊意义,用美学的观点来认识翻译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并运用美学的基本原理,提出翻译不同文体的审美标准,分析、阐释和解决语际转换中的美学问题。在充分认识翻译审美客体(原文)和翻译审美主体(译者)基本属性的基础上,剖析客体的审美构成和主体的翻译能动作用,明确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之间的关系,提供翻译中审美再现的类型和手段,以指导翻译实践。中西美学流派纷呈,翻译研究的涉及面又广,翻译美学只能宽口径、多角度、多层次地涉及翻译研究的基本问题。

据此,我们可以对“翻译美学”做如下界定:翻译美学的研究对象是翻译中的审美客体(原文、译文),翻译中的审美主体(译者、读者),翻译中的审美活动,翻译中的审美判断,审美欣赏,审美标准以及翻译过程中富有创造性的审美再现等等。

翻译与美学之“联姻”,绝非起步于今日。

回顾中国译论漫长的发展史,便可自然而然地得出这样一个并非耸人听闻的结论:中国传统译论的理论基础就是美学。

中国的传统译论约始于1700多年前的佛家经书翻译。在我国的传统译论中,几乎所有的译论命题都有其哲学和美学渊源。历史定势和文化整体形态的发展促使译学与哲学尤其是与美学联姻。例如支歆的“不加文饰”,道安的“案本而传”,严复的“译事三难”,傅雷的“神似”以及钱钟书的“入于化境”理论等等,皆与我国的传统诗、文、书、画论有着难割难舍的联系。这些译论蕴涵着丰富的美学思想,具有显著的文论色彩和贵信、贵和、贵含蓄的美学特点。这既是一种有缘的巧合,又是历史的必然。我们既须从这一历史文化的整体观照,又须从哲学和美学的特定视角来考察我国翻译史上的古时贤哲,才能真正理解他们所提出的译论主张中潜在的哲学与美学的特色和内涵。

我国的翻译理论在思维模式上更倾向于从主观的而非客观的、感性的而非理性的、体验的而非分析的角度来品评翻译和译品。^① 由于各种译论直接或间接地植根于我国古典文论及传统美学,各种译论间虽然相互联系,逐次提高,因而构成一个整体,但就美学体系而言,各种译论之间仍存在间断性和非系统性。例如,支歆、道安主直,侧重强调对审美客体的重视;傅雷和钱钟书侧重在强调作为审美主体的译者应该具有深厚的审美素养,对于在翻译实践中如何进行美的创造这一方

① 张柏然、张思洁:“中国传统译论的美学辨”,《现代外语》1996年第4期。